**自然辩证法概论读书报告**

**姓名：XXX**

**单位：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学号：XXXXXXXXXX**

**专业：XXXX**

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近年来环境保护主义逐渐兴起，也产生了一些很有趣的思想，一些极端者如《三体》[1]里的伊文思，信仰所谓“物种共产主义”，认为地球上的生命物种，生来平等。而本次读书报告的对象《沙乡年鉴》想探讨的就是人与自然间的理想关系与现状。

阅读《沙乡年鉴》[2]的时候总让我想起很久之前看的纪录片《统治》[3]和《地球公民》[4]，这几部片子描述了人类如何根据流水线工业生产对效率的追求制定各种各样的工业化标准，以养殖、屠杀那些与我们同为“地球公民”的动物，并将它们用于科学实验。影片中充斥着令人不安的镜头，动物们被拘押在狭小的环境中，被折磨得痛苦不堪，这部纪录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非因为它残忍直接，在电影界比它更为血腥和重口的作品比比皆是，而是因为我对这些事情的陌生：作为一个活在发达后现代工业社会的人，我看到的都是餐桌上已经被精心烹调过的料理和超市里被整齐切成片块包装的生肉，对于它们具体是如何流通到我面前的则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因为在城市里很少见，每次去乡下时看到活着的牛羊猪都还能引起我的新奇感，至于杀猪，只听过我爸绘声绘色地描述过他小时候过年时杀猪取肉的场景，且不说亲眼，记忆里连杀猪时猪们的哀嚎都没有多少印象。对我来说，这种为了取食而进行的杀戮是非常抽象模糊的，我们与食物的距离如此遥远，以至于感觉那些生肉和活蹦乱跳的动物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之间只有某种存在于逻辑上的联系。

《沙乡年鉴》中写道：“人们在没有拥有农场的情况下，会面临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种是因为早餐来自杂货店，另一种是因为热量来自火炉。”毫无疑问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现代人在内都陷入了这种危险，令人感慨的是在2023年哪怕是杂货店和火炉这两样东西也不常见了。食物来自外卖、食堂和玲琅满目的超市，很多人连菜市场都不需要去，直接点外卖获得现成的食物就行，热量则源自空调和暖气。“我们沉迷于工业供给我们需求的同时，却忘记了是什么在供给工业。”

然而，工业化给现代人带来的舒适是否真的让生活更愉快呢？这种与自然完全隔离的生活，是否比起与飞鸟走兽为伴的森林生活更幸福呢？作为从小生活在集镇中的人，我很难给出确定的答案，毕竟喜欢后者可能也只是一种叶公好龙，真过那种生活也会叫苦连天。

《沙乡年鉴》所描绘的世界与纪录片中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书的第一和第二部分中，作者以自己的视角和优美细致的笔触描绘了他对自然的观察，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宁静和快乐。这种快乐是如此的真挚自然，甚至连我这种远离荒蛮自然的人都能共情。我觉得这种快乐的本质是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和尊重 —— 我们并不需要急着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只需要先静静地观察，正是因为最初的无知，所以这种快乐才会显得更为特别和巨大。当漫长的观察带来知识和规律，当知识从无到有、由内而外降临感染人的内心时，它会远比那些为了应付俗务不得不记住的知识更加美好。

然而大概是没有耐心和时间去慢慢感受，虽然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或多或少对自然有一定的向往之情，但纵观历史，征服自然超越自己的渴望总是轻易地压倒了这种情感。尽管在作者看来，或许随着最初的征服带来的满足感过后，人类仍然要继续面临甚至更大的空虚，而此时再从目光转向自然，那里可能已经一无所有，无法回应人们的期待了，就如《寂静的春天中》[5]所写的那样。

读《沙乡年鉴》时联想到现代工业化的势不可挡，总会感到一丝无力，有一种全书是写给旧有田园牧歌式生活的一首挽歌的悲伤感。作者的立场是温和客观的，他并没有像现在的一些极端动物保护主义者那样全面否定社会的发展。相反，他以冷静的态度对未来做了判断和分析。“如果我们将户外狩猎看做是一个战场，即一个在巨大、生气勃勃的机械化过程与一个整体上来说是处于静态的传统观之间进行格斗的战场，那么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来看，前景确实是黯淡的。”这种冷静反而更加增强了我内心的悲伤。或许作者已经看到了这条道路的必然失败，他在某一个边缘挣扎着，一遍又一遍地地探寻着如何给这些旧有美好的东西一线生机，试图以一种更合理的方式来引导人们的行为模式。然而，作为后人来看这种“合理”和“真理”往往并不被大众所接受，或者被滥用，变成与其本意相悖的东西。最为可悲的是，作者甚至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声音是微弱的，他曾经也坚信工业化的道路，但当他发现这件事情有其缺陷时，却不知道如何让别人也明白这件事。“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两种变化正在逼近。一个是在地球上，更多的适于居住的地区的荒野正在消失。另一个是由现代交通和工业化而产生的世界性的文化上的混杂。这两种变化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被防止，而且大概也是不应当被防止的。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即通过某种轻微的对所濒临的变化的改善，是否可以使将要丧失的一定的价值观保留下来。”

作为后人来看，作者的这种抗争是徒劳的。工业化的程度是如此彻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支配着我们的生活，而自然则成为一种遥远的、可供消费的、猎奇的事物，需要小资们排队“围观”，如最近流行起来的所谓精致露营。对此作者早已找到问题的根源：“休闲的价值并不是一个阿拉伯数字问题。休闲在价值上，是与其经验的程度及其不同于和与工作生活相反的程度成正比的。”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消费着自然，将自然的一切归结到“现代”生活的体系之中，即使这种生活并不一定让我们更幸福。

在纪录片的世界中，奶牛终其一生被关在和它们身体几乎相同大小的笼子里，每天从早到晚被机器榨取乳汁，一头母牛的自然寿命可能达到二十年，但通常这些养殖生命在四年内就会死去。奶牛的悲惨命运听起来似乎很遥远，但如果把范围拓展到不局限于直接残忍的剥削，这不也是完全工业化时代现代人类生存的写照吗？很多普通上班族的生活基本就是被限制在一个小小的隔间里，从早到晚埋首于电脑上的各种文件，只不过我们还有发达的医疗科学技术来延长寿命而已。

更令人担忧的是，工业化的过程不仅把人与原生自然隔绝，把土地单纯地视为一种财富，依我看或许它还会吞噬掉更多的东西，最终一切传统文化、民族文化都被其所解构嘲弄，所有的物质和思维都被统一成某一种标准化、可量产并且符合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模式之中。

在全书的结论部分，作者做出这样的总结：“简言之，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作为活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人，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看到这样的文字，虽然都会对其表示同意，点点头，但大概合上书之后还是该干啥就干啥。利奥博德写完此书后的多年，工业化的进程不仅未受阻挠，反而愈演愈烈，更加彻底了，到了现在这一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很难再完全与工业化的各种成果割席。

毕竟有多少人从小能够有利奥波德那样的经历？又有多少人能够放弃在钢铁丛林中生活的舒适，住到可能没有暖气没有空调，物资保障不便利的乡间木屋里去？有多少人能够放弃直接购买超市里现成的鲜肉，去狩猎自然里平等的食物？（且不说我国持有猎枪本就是很麻烦的事情，大部分人可能连不点外卖自己去超市和农贸市场买菜做饭都没有多大实施的动力）。至少我肯定是做不到，我无法放弃现代工业化成果带给我的舒适，尽管我深知习惯这种生活可能会麻痹我的神经，即便我知道作者说的是对的：“科学决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更舒适的生活而存在。科学的发现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它比更肥美的牛排或更大的浴缸更为重要。”但是更肥的牛排和更大的浴缸毕竟是更为直接的诱惑。在面对这种诱惑的时候，我经常轻易地把自然抛诸脑后。而且，作为从小生于城镇的后现代人，我只知道如何在高度文明的现代城市中生存，突然把我放到荒野之中，就好像把从小在动物园里长大的动物放回野外一样是需要从头训练的。

现阶段也许我能做的还是尽量保有这份敏感和自觉，不要天天埋首于电脑前，多出去走走，不管是去现代文明给自然留出的虚伪保留地 —— 公园，还是去更远的，没有被工业化改造得太彻底的群山。先有意识地从有限的反抗开始，至少至少不要跟《娱乐至死》[6]里一样进一步被电子媒体所奴役，变得更加愚蠢。

**参考文献**

1. 刘慈欣著，《三体》，重庆出版社2008年
2. 利奥波德著，《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
3. 克里斯·德尔福斯执导，《统治》，Vegan Documentary, 2018年

[4] 尚恩·莫森执导，《地球公民》，Nation Earth 2003年

[5] 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年

[6]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中信出版社，2015年